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宁波摄影五人组追忆20年前的赴港采风

记者 **叶向群**

1997年4月29日，距离香港回归祖国只剩下最后两个月，宁波5位摄影家几经转折踏上了香港这片自己的土地。彼时，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尚未在内地风靡，但遥远南方的神秘“爱人”，对5人来说却是神往已久。

好不容易的出境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是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时任宁波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郭一清曾召开协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出一个摄影采访团，去香港采风，通过摄影师的镜头，带回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的第一手画面，而后举办影展与市民共庆这一历史事件。本想通过官方渠道或香港联谊会促成此事。然而，后来由于资金紧张等原因，计划搁浅。活动虽然夭折了，但消息传出引起了部分摄协会员的浓厚兴趣，他们决定自费出游，看一看东方之珠。

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在宁波市卫生防疫站工作的沈一鸣，兼任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算是老大哥，年方五十。小阿弟王坚35岁，是市财税局干部。另外三位分别是镇海区文化馆馆长李浙东、宁波日报摄影记者张波、宁波晚报摄影记者龚国荣。

4月29日，采访组一行5人启程。在宁波栎社机场登机前，他们在旋梯旁拉起一条事先做好的黄底红字横幅：“宁波人看香港”。他们觉得此行责任重大，身后似有全市市民的期待目光。

当时内地旅客是很难办出单独赴港签证的。无奈，采访组通过一位旅游公司朋友，办理了去泰国的护照，并买好香港飞泰国的机票。他们明白，旅客按规定在香港过境时可以逗留七天时间，这个“空挡”就能帮他们实现“曲线采访”。

5个人都是第一次出境，一路上既兴奋又紧张。不料刚到深圳，就发生了惊险一幕。那会儿进深圳，需要事先在宁波打一张边防证。进入深圳边防站关口，大家彼此提醒：赶快准备好身份证、边防证。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坐在汽车后排的一位同伴惊呼边防证不见了。车内其他人顿时紧张起来。“赶紧找，刚才不是还在的吗？”那位同伴搜遍摄影背心、摄影挎包，还是不见边防证。这时，一位边防战士已经站在车外，一一检查大家的证件。情急之下，龚国荣把那位同伴推倒在座位上，随即拎起大包小包统统压在他的身上。边检战士看了四人的边防证后问：还有人吗？大家大气都不敢喘，说：没有了。司机倒也眼明手快，一踩油门汽车越过边防站。后来的路上，那张莫名失踪的边防证又突然“现身”，“看来它是存心要给这趟旅途添加一些跌宕。”20年后回忆起这一插曲，张波笑了。

香港：熟悉的陌生人

尽管此前通过画册、电视等媒介，大家无数次“浏览”过香港，但当自己的双脚真正触碰到这片土地，感受才变得具体、真切。

抵港后，首先得解决住宿问题。为节省开支，他们在九龙宁波街附近找到了一幢旧旅馆。旅馆的房间大约只有4平方米，密封无窗，上下铺各睡一人，“我的脚只有一点点伸进去才能躺倒床上，转个身都困难。”龚国荣是个大高个，逼仄空间对他是不小的考验。而这种车厢式的，上厕所、洗澡必须去公共卫生间和浴室的住宿条件，则让张波深深体会到什么叫香港的寸土寸金。王坚对此倒是并不陌生，“类似的房子我以前在港片中经常见到。”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设施简陋，但每个房间都很干净。

在5人看来，香港的消费实在贵得要命，一顿早餐，粢饭加大饼油条，就要20多元港币；一瓶矿泉水卖18元。为此大家基本上选择20元左右一份的盖浇饭解决温饱问题。5月的香港闷热不堪，太阳底下拍摄，总是大汗淋漓。为了补充能量，必须不时地喝水。大家喝完矿泉水后舍不得扔掉瓶子，用它灌装自来水。香港的自来水卫生，他们没有一个拉肚子。

坐地铁也是全新体验，“我们5个人到了香港犹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坐地铁买票搞得满头大汗，因为根本不知道钱往哪儿塞。”香港的车辆靠左行驶，王坚至今犹记得去海洋公园途中，大巴车开得飞快，“每当两车交会时，我们感觉车要撞头了，惊得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原来这就是香港速度啊！”

扫街过程中，香港街头的报刊摊，令李浙东印象至深。当时内地的报纸大多只有4版或8个版面，而香港的报纸则是厚厚一叠，“上班族在早茶店或地铁内，翻阅着几十版一叠的报纸，上面登的是股票、马会等内容。看完就往垃圾桶里一扔。”另一个令他们心生羡慕的是，当时香港市民已普遍使用了翻盖式手机，而内地这会儿才刚刚出现砖头似的“大哥大”，且是极少数人的专属。

好奇归好奇，当大家看到街头鳞次栉比的店铺招牌，写的全是熟悉的中文；公园里悬挂着京剧脸谱，一些老人在打太极拳，街头行人绝大多数长着跟自己一样的黑头发、黑眼珠。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既熟悉又亲切，毕竟是同根同祖啊。

满满收获化为一场展览

“香港是座国际化大都市，这里的每一处让我好奇。手指便不听使唤地按响着快门。”张波说。

当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大家拍的是清一色胶卷。出发前，经宁波一家彩扩店老板牵线，采访组抵港后，每人在香港柯达公司总部领到了40只胶卷。这对他们是一笔不小的赞助。

在港5天拍摄，采访组借助一张香港地图的指点，足迹遍布尖沙咀、大屿山天坛大佛、海洋公园，他们从太平山顶俯瞰森林般耸立的摩天大楼，风光旖旎的维多利亚港湾，形似海鸟展翅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让他们流连忘返。流动的公交车上的喷绘，大型商场里的巨幅宣传画，乃至市民T恤上的文字和图案，共同传递着香港回归的主题。采风组拍下了披上节日盛装的国际化大都市的雄姿，也摄下了香港市民喜迎金瓯重圆的喜悦。

除了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景象，采访组还拍了露天作业的劳动者、棚户区里的女人街，甚至深入到一些普通居民的家中。“香港人的住房十分紧张，以致出现两大怪相：面积按尺算，房子没阳台。”李浙东说，为了在有限时间里全方位再现香港，他们五人时分时合，他独自一人去了香港最大的集装箱码头——葵涌货柜码头。

“我当时想，香港是东方航运中心，葵涌货柜码头值得拍摄。”于是他趁安保人员不注意，溜进码头，迅速登上一幢高楼，居高临下拍到了壮观的码头全貌。还没等他从兴奋中回过神来，就被码头保安发现，随即被带到办公室“询问”，并称要没收相机。李浙东这才幡然醒悟，香港的码头是私有的，他无意间闯入了别人的“私人领地”。于是一面诚恳地道歉，同时说明自己来自内地宁波，此次是专程采访回归前的香港的。安保人员看过李浙东的身份证和采访证明，态度慢慢缓和了，最终还特意用车把他送到了附近的车站。这次经历，让李浙东切身感受到港人的严守规则和文明礼貌。

香港之行特别难忘的还有，采访组5人见到了偶像陈复礼。陈复礼先生是香港最著名的摄影大师，他与郎静山、吴印咸合称华夏摄影界“三老”。此年陈先生已经82岁高龄，他在铜锣湾的家中热情接待了采访组一行，并高兴地回忆起曾在宁波奉化创作时的情景。临别，陈先生赠给每人画册和作品，均一一题款。

香港归来，5人着手筹备摄影展览；《宁波日报》《宁波晚报》等甬上媒体均大篇幅刊发了图片专版。为了感谢5位摄影家的艰辛付出，市摄影家协会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资金补助。龚国荣在整理照片时发现，香港的双层大巴上绘有“1997庆回归”字样及海豚、紫荆花等宣传图案，他灵机一动：这些宣传广告要是应用到宁波的公交上该有多好？他把这一建议告诉了自己跑线的公交总公司领导，没想到对方“正中下怀”。当时公交总公司正好有一批双层大巴欲投放到新开的15路公交线，于是他们在车上喷绘了“喜庆香港归，歌颂中华美”等文字以及香港区花紫荆花、迎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等图案。1997年6月26日下午，装扮一新的双层巴士公交车举行试通车仪式，来自高塘幼儿园的百名小朋友手持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有幸成为第一批乘客。大巴从中山西路开往东站，一路上引来沿途市民驻足观看。

6月28日，《宁波人看香港，宁波帮爱家乡》摄影图片展在贺秘监祠如期举行，5位摄影家带来的作品新鲜出炉，引无数市民驻足流连。宁波庆祝香港回归活动由此掀起又一波高潮。

一转眼，20年过去。

几天前，当年结伴同行的摄友再一次聚首在宁波电视台的演播厅，他们翻出当年拍摄的珍贵照片，与电视观众分享那段难忘经历。照片已经泛黄，往事历历在目。20年前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洗刷了民族的百年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一步。20年来，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持续保持着繁荣和稳定，中西合璧的风采浪漫依然，活力之都的魅力更胜往昔。

1997年4月29日，宁波市摄影家协会五名会员赴香港采风，在宁波机场登机时情景。自左到右分别为龚国荣、李浙东、沈一鸣、张波、王坚。 （王勇 摄）

采访组在香港街头拍摄（1997年）。 （李浙东 摄）

喜迎“回归”宣传牌布满香港街头（1997年）。 （龚国荣 摄）

1997年6月，宁波双层大巴车上的迎回归宣传广告格外引人注目。 （龚国荣 摄）

历史的回响

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里矗立着陈德法将军全身塑像和一组“七·一七血战镇海口”的群雕。 （桂维诚 摄）

桂维诚

坐落在古战场招宝山南麓的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倚山势之雄，览海塘之固，衔海疆之远，“呐喊”浮雕墙横贯其间，“船舵”雕塑斜置墙头，“利刃”纪念碑直插苍穹……自1997年10月建成开馆，这个丰碑式的人文景观，已成为镇海人民寄托家国情怀的精神家园。

6年前，我曾有幸参与了纪念馆提升改造的布展大纲修订工作。在紧张的筹备提升改建工程前，大家几经研讨，最后确定以镇海2000余年的海防历史为陈列主题，以抗倭、抗英、抗法、抗日的海防战事为陈列重点，通过序厅、海防重镇越千年、二百余年平倭寇、抗英血战镇海口、雄镇锁钥击法舰、全民抗日雄关魂、尾厅等7个展馆的展陈，多层次、多视角地再现镇海从“海防重镇”到“现代港城”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演进成因，揭示镇海自古以来作为海防要塞、商贸关隘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以弘扬中华儿女热爱祖国、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我忝为主撰稿人，但从7个展馆的各级标题到前言、展品和说明文字的修改定稿，一字一句无不凝聚着集体的智慧。在拟定第五展馆“全民抗日雄关魂”的内容时，大家特别提到原展馆囿于当时的舆论环境，对“七·一七”镇海保卫战的事迹的展陈远远不够。作为处于抗日最前哨的镇海口，这一战役是全国少见的一次伟大的反登陆战，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淡忘的！最后，从领导到专家，众口一词地认为，必须还历史的真实面目，把“七·一七”镇海保卫战作为重要的展陈内容之一。

于是，在提升改造后的第五展馆的前言里，特别指出：“1940年7月17日，日军进犯镇海，被我爱国官兵击退。”展厅里矗立起陈德法将军的全身塑像，他身着戎装，足登山崖，手握望远镜，双目炯炯，凝视前方。陈德法是浙江诸暨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任国民革命军第194师师长，驻守宁波。在“七·一七”镇海保卫战中他率部奋战，经几番拉锯，终于退敌，升任陆军中将师长兼宁波防守司令。展品柜里展出的是爱国将士和日寇肉搏的大刀和陈德法战时所用的公文包。陈德法塑像的右侧，还有一组“七·一七血战镇海口”的群雕，在戚家山上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爱国将士坚守阵地，面对反扑的日寇，持枪殊死一战，真实反映了“七·一七”镇海保卫战中爱国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说明词上写着：“1940年7月17日，日寇首次进攻镇海口。下午5时，镇海县城陷落。国民革命军第194师师长陈德法指挥爱国官兵奋勇抗击。19日下午1时半，我抗战部队全线出击。在戚家山阵地，与敌白刃肉搏7次，阵地失而复得三四次。21日，日军终于败退。22日下午收复了镇海县城。这次战斗持续5天半，击毙日军近400人，伤600余人，日酋萍乡月蜀切腹自杀。国民党爱国官兵也有较大伤亡。”

镇海保卫战从7月17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1日，当年爱国将士为了抗击入侵之敌，血战5天5夜，击毙击伤日军1000余人，并击落日军侦察机1架，最终将登陆的日军重新赶回到海里。8月29日《时事公报》刊载中央社宁波二十七日电：“敌寇犯镇海损失惨重，敌酋萍乡月蜀遭受斥责，愤而自杀！”

“七·一七”镇海保卫战，是抗战时期我国军队在浙东沿海地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被誉为“浙东台儿庄战役”，从而使日寇侵占镇海，推迟了一年。然而，“一寸河山一寸血”，在镇海保卫战中，国民革命军共阵亡官兵600员（含官佐14员），负伤官兵580员（含官佐44员）。直到如今，镇海人民对爱国将士英勇奋战的壮举仍然念念不忘。此刻，仰望戚家山，仿佛又梦回当年失而复得的血战阵地——

当年，爱国官兵殊死搏斗、为国捐躯的场面极为壮烈。卫生队在清理战场时，见到戚家山古营垒的背阴处停放着21具阵亡将士遗体等待处理，军衣上的血迹尚未干涸，他们有的怒目圆睁，有的大张着嘴。没有白布，卫生队员们就用一些树枝、野草覆盖在他们的脸上，用木炭在倚立于墙边的一块门板上写上：“英勇的弟兄们，你们的血肉已筑就了新的长城。可以瞑目了，安息吧！”这时，陈德法师长迎着初升的朝阳，健步登上战火洗礼后的戚家山阵地。他面对阵亡的将士遗体，敬了一个军礼，肃立良久，不禁热泪盈眶，从地上捡起一块烧焦的木炭，在门板上写下了一副气壮山河的挽联：“同仇敌忾，留取丹心照青史；共同抗日，誓凭热血补金瓯。”

日月永恒，江河长流。70多年过去了，血写的历史，不应该被忘却；血染的忠诚，铸就不朽的丰碑。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6年前，在2011年10月29日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提升开馆暨《情系镇海口·共和国百位将军题词集》首发仪式上，抗日名将陈德法将军的儿子、72岁的陈淼先生心情格外激动，他在演讲中说，作为抗日将领的后人，对镇海人民以此表达对这些民族英雄的敬仰和纪念，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他那一句句深情的话语，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碧血丹心铭万古，忠肝义胆照千秋。而今抗日老兵在世的已不多，他们舍身杀敌的呐喊，必将世世代代回响在海天雄镇的历史天空中。